



四十多年的老钟表记载着老人们的青春年华。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摄

齐鲁晚报
今日滨州
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
编辑:赵旭 美编/组版:李冲



老物件

重点
C02

“嘀嘀嗒嗒”转不停老人的爱

时间是一支笔,记录着生活曲折传奇。奶奶是一部书,收藏了几孙的成长欢笑。

在每个人的家里都曾有过钟表,“嘀嗒嘀嗒”的响声是伴你入睡的摇篮曲,“当当……”的钟声在每个早晨提醒你开始一天的工作。方形的外壳,12个数字,3根指针,几个小齿轮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不知疲倦地转动着,用指针记录每一天,乏味而执着。

“一下,两下,三下……”2月21日晚上10点的钟声正敲响,在静谧的夜晚,声音格外洪亮。打从记事起,这个钟表便摆在奶奶床头桌的正中央,即便是搬了新家,它的位置也从未被挪动过。奶奶今年82岁,她说,这个钟表是40多年前,爷爷花了30元让朋友从烟台捎到济南,又从济南坐船运回家来的。“那时候,30块就是一个月的工资,相当于现在的3000多呢。”从此,这个钟表便成了奶奶的“好伙计”,一起记录家里的大小成长事。

小时候,夏天,村里一般大的孩子总喜欢在中午趁大人休息的时间偷偷溜出去玩,奶奶似乎抓住了这个“规律”,每当钟表敲响12点30分,她总会把大门锁上;上了小学,每当早晨6点的钟声响起,她便准时起床做早饭;中学时,晚上十点的钟声响了,她便会对付案读书的我们说“时间不早了,该休息了,别累着”。奶奶说,“我对时间记得最准,咱们家里大大小小的孩子,不管谁的出生时间我都记得住。”

除夕那天晚上,我和奶奶睡在一张床上,当12点的钟声敲响,奶奶小声说了一句,“12点了,新年了,又过了一年。”我最怕奶奶说这句话,也最想听她说这句话。指针一圈圈转动,转白了奶奶的头发,转弯了奶奶的腰,转慢了奶奶的脚步,但转不减奶奶的爱。奶奶说,“我要猛活,看你们都成家立业,和和睦睦。”

本报记者 王茜茜

四鼻罐 四代人

说它叫“四鼻罐”是因为它有四个鼻角,或许有人会认为它是观赏品,实际不然,它是作为一个盛油的器具在我家见证了四代人的成长,至今有近百年的历史。

看着眼前这个被油渍浸染的乌黑的油罐,与现代化的厨房显得格格不入,可就是这样,默默地陪伴了奶奶51年。

奶奶说,它的原貌就是一只普通的深褐色陶罐,是太奶奶从走街串巷的货郎手上淘来的,“刚到你爷爷家时,你太奶奶就已用了它二三十年了,那时的油金贵,须用家里较好的器具装盛,当时你太奶奶把这个油罐当宝贝,每顿饭从油罐内取出小半勺油放入锅内,也是每天用它忙里忙外得为家里十几口人做饭。”奶奶告诉我,后来孩子长大了,分家了,油罐竟被分到了奶奶家。

自此以后,油罐成了奶奶每天必须“打交道”的器具,奶奶从太奶奶手里拿到了油罐,自然也成了奶奶的“宝贝”,虽然它每天都默默无闻,却与奶奶建立了很深的感情,奶奶总是不定时地清洗它,每次总是在油罐的表层包上一层新的油布,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油罐的



表面也布上了“时光”的痕迹,它的表面逐渐变黑,“用了它51年了。”奶奶说,孩子也是用它学会了做饭。

近几年,每次家里来人看到这个“乌黑”的油罐,他们总说,怎么还用这么“脏”的油罐,小辈们也买了不少新的油罐,但奶奶却一直没动过,用奶奶的话说就是不舍得丢弃它,“它年岁大了,但还能用,就像人老了,只要能干得动就尽力多做点,这样至少还有点价值,如果闲置在一边就成了‘废物’了。”奶奶说,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,也没有谁稀罕它,即使家

父母要钱,实在开不了口,幸好,在朋友的帮助下自己在双休干起了兼职——替一家书店在星期天看店。就有这样,在一个月以后,我如愿地买了随身听和一盘欧美金曲英语歌曲。

随着时间飞逝,磁带、随身听都已经淡出了市场,我的那个随身听也早已坏掉被家人当破烂扔掉了,剩下只有这些还

里添置了液化气,又增置电饭锅,电磁炉,更甚至村里通了天然气,现代化的家电换了一件又一件,可这个油罐,奶奶却一直没有丢弃它。

终于在今年,“服役”了近百年的油罐在众人的“嫌弃”中“退役”了,奶奶家厨房换上了一个崭新的塑料油罐,奶奶将它用纸袋包好,放进了一个塑料盒内。说起家里的老物件,奶奶首先想到了它,她开玩笑说,这也算是“传家宝”了,见证了我们家四代人的成长。

本报记者 王领娣

被保留的磁带了。当磁带和青春这场盛大的演出将近尾声,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回忆了,回忆从前的事情,伴随着很多怀念,生命中那一段洁白无瑕的纯真年代,虽然已经随着岁月的河流匆匆逝去,记忆里,一幕幕却依然鲜明如昨,让人回忆得无比怅惘,怀念得无比感慨。 本报记者 王昊

愿回到小时候 常伴爸妈身边



从旧相册中抽出手上拿的这张照片时,妈妈略显心疼,手下意识地往前伸了一下,说:“照片保存了二十多年了,别弄折了弄脏了。”

这是在我大约十个月的时候,爸爸妈妈带我去公园拍的“艺术照”,就是花钱请公园里专门的拍照师傅给拍的。现在说起来,爸还很骄傲,“不少人夸你,不到一周岁的小孩竟能站这么稳当。”究其原因,是爸爸妈妈总会拿出工资的大部分给我买最好的营养品,甚至很多奶粉、零食都需要托人去买。“在给你买东西上,我们从来没眨过眼。”爸爸笑道。而我竟有些心酸。听妈妈说,当时还拍了一张我的独照,照片洗出来后有两个“我”面对面趴着,这种PS技术在当时还是非常神奇的。只可惜这张照片在搬家过程中不知放于何处,妈妈提起来还有些可惜,并试图找了半天。

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,爸爸妈妈的面容不再年轻,体型也不再苗条,我们一家三口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少,我必须承认我是个不合格的家人。就在看完旧照片后,爸爸要吃药了,旁边的堂弟说:“我去拿药,姐姐不常在家,不知道需要拿哪些。”瞬间觉得,我想疼爱父母,但却连爸爸需要吃什么药都不清楚,连妈妈血压高不高都不知道。陪伴越来越少,而陪伴的时间里做自己的事情越来越多,这也许就是我们大失误吧。

本报记者 阙乐乐

怀念磁带岁月 追忆逝去青春